

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呼全傳

## 第十八回 石頭陀打下擂台 呼守信訪兄別丈

少小離家受苦辛，劍囊空佩未邀勳。昔日功臣今受屈，旁仇未報暮雲生。

卻說齊國寶為了女兒月娥婚事，高搭擂台比武來選東牀。此時紅日已升，那國寶來到裡邊喚起夫人女兒，妝束起來。那月娥小姐已經妝束完了，這些使女與小姐一樣妝束。你道怎生打扮：

頭上高飄雉尾，身穿紅錦繡衣。裙裾低系，金蓮似鐵。雙劍如飛，將軍不敢近，神鬼皆逃避。

那齊國寶同了夫人、小姐跟了一班女從。都來到台上。那管軍、力士一同來到台前參見，國寶就令管軍，把珠燈彩球都要張掛齊備，四面都要紮營。管軍奉令，吩附力士把燈彩張齊，營伍完備。國寶又令：「四路省軍領兵暗伏，倘有人敢台前喧嚷，立即擒住了他，拿來見我！」那四路管軍、力士各各奉令把守。詩云：

今日雄才施技勇，擂台比試選東牀。

那齊國寶為了女兒月娥招婿，搭起這座擂台，掛了榜文，就有多少勇士齊到台上來比試武藝，倘然中選，也顯得英雄蓋世。

卻說西番單于的兒子叫做單于吉，年尚十七，生得面青發紅，手似釘鈿。聽說齊國寶擂台選婿，那單于吉也想中選東牀，出廳見父親，稟道：「父王在上，孩兒有話稟明。」單于道：「我兒有話，且說來為父的聽。」單于吉就把擂台比試的話細說了一遍。單于聽了大笑，說道：「定天山齊國寶的女兒，那個不曉得他的將才，你如何去得。」單于吉道：「爹爹放心，孩兒若去，包管中選。」單于道：「我兒既要去，須得見機才好。」單于吉諾聲道：「是。」就帶了勇壯家將二十名，同往定天山比試，詩云：

年少辭家獨出群，金鞍寶馬去邀勳。

一枝百年姻眷好，英雄蓋世古今聞。

且說呼守信在定天山，遠遠聽見人聲如沸，金鼓喧天，不知何故。守信正欲來問，恰好都管軍走來，說道：「呼將軍，為何不到山下去打播？倒在此間閒耍。」守信道：「打擂台則甚？」都管軍道：「為小姐招親。」守信聽說小姐招親，心裡想道：向聞月娥貌似西施之美，不免踱到台前觀看一番，有何不可？正是：

日高三丈群英集，齊望合同美玉真。

那月娥吩咐女婢往台前高叫道：「俺奉小姐之命在台上賭勝，如有不怕死的，請上台來與俺比試。如果俺勝，好與小姐親向比試，勝，則與他花燭。」道猶未了，那曉閃出一個和尚，上台喊道：「俺乃外國和尚石頭陀，在此與你小姐比勝！」那女婢見了這個頭陀，心裡好不著惱，即使武藝高強，怎麼與小姐成親？

那曉月娥在裡邊見這頭陀生得惡狀，倒在此撒潑，怒道：「待俺打他下台去！」月娥走到台前大罵：「禿驢，你來送死罷！」那和尚見了月娥就呵呵大笑道：「你休得誇口，只怕灑家這一拳，也夠你受用了。勸你不如快與灑家做親的好。」月娥聽了大怒，使出一路長拳，那曉這和尚縱上台來，被月娥一個雙飛腳踢將過來，那和尚就一個斤鬥摔下台去，引得一群英雄拍手大笑道：「你看，金剛這樣的胖和尚，原來是紙糊的！」

那曉單于吉也就縱上台來，喊道：「俺西番單于的三太子在此！」月娥道：「呸！你象個什麼東西，也來送命。」太子聽了，怒上心來，就飛縱上台。月娥擺一個金雞獨立勢，打將過去，那太子連忙一躲，也擺個猿猴獻果勢打來，月娥就趁勢打去，那太子一個斤鬥跌下台來。

守信看得火氣直噴，跳上台來，把眼睛轉轆轤看了一回。月娥也是暗想：這個好象姓呼的一般，不免待我叫他一聲，看他如何。月娥道：「小將軍，你何苦也來送命？」守信道：「為將之人，從來不顧身命的。況俺乃呼家將的子孫，誰人不知。」月娥心裡已是明白，假意把兩拳擎起，做個撲天雕舞勢打來，守信乘勢踏進，破了這勢。月娥又擺一個蛟龍舞爪勢，守信就鑽將進去，一把抱住。那月娥低低說道：「冤家，抱鬆些。」守信心裡好不喜歡，只得放手，挽住了一根鴛帶。正要一同回營，忽見台下這些人兒說道：「快走，那邊兵馬殺來也！」守信聽了，心中好不憂疑。忽聽巡報說，西番單于吉領兵圍住，要搶小姐，虧齊雄小將和三娘在那裡征戰，不能取勝，要請小姐去助陣。

守信不問情由，捉棍飛跑，見了單于吉就攔頭一棍，恰巧中了肩膀，趴悶在地，那些將弁見太子如此，說道：「不如收了器械，扶了太子起來去罷。」那單于吉道：「啊唷，好厲害！快回西番去。」單于吉領兵起身去了，齊雄同三娘、守信一齊上馬回山。這教：

姻緣巧遇呼家子，中選成親齊月娥。

那月娥自選中呼郎，就同國寶夫妻上山，國寶道：「女兒選中了呼守信，為父的也稱心了。女兒你且到房裡收拾打扮，待俺端正花燭，請呼郎與女兒成親。」國寶吩咐這些力士：「將燈彩掛好，快喚樂工儂相。今日黃道吉辰，與小姐完成花燭。」

國寶因月娥選中東牀，不勝快活。那呼守信想起哥哥守勇，不知流落何方，爹媽被龐賊父女所害，冤死一家兒性命，此冤何日伸雪？想到其間，令人心痛。這是：

父母劬勞恩似海，沉冤何日與親伸？

且說齊月娥與守信成了夫婦，已經兩月，齊月娥向呼守信道：「我看你終日愁眉不展，卻是為何？」守信將爹媽含冤的話說了一遍。月娥聽說，不覺掉下兩行珠淚，說道：「公子不必心痛，我去向爹爹商議，招些人馬，也去殺他滿門，就伸了公公婆婆一家兒的深冤了！」守信道：「但得如此，就是九泉冤苦親魂亦感激不淺！」月娥道：「公子，古云：父母翁姑，恩親無二。不免同去與我爹媽商議便了。」卻是：

且看翡翠蘭苔上，欲掣鯨魚碧海中。

話說呼守勇一路行來，過了許多峻嶺，看此處山色，與中原無二，人物恰是不同：面上好似有漆，身上臊腥，穿的羊皮，身上倒掛大圈，問他姓名，也不知他說的什麼。恰好有一個年老走來，守勇就上前問他，他說是新唐國差來，查點馬匹到此，不然也不到西涼。守勇道：「這裡到新唐還有多少路程？」那老者道：「這裡到新唐，只有三天了。想是你要去麼？」守勇道：「正是。」老者道：「你到那一個府第？」守勇道：「俺不到府第，要到王府去的。」那老者聽了又道：「小英賢，你怎麼要到王府去呢？」守勇道：「那新唐國的主公，就是俺祖呼延贊的妻舅馬化風。他當初原想在中華做一個藩主，因出了趙匡胤，做了大宋皇帝，他就到新唐國來做了個番王。那大世子馬韜，就是俺父王呼必顯的表兄。」老者道：「小將軍原來是馬千歲的親戚，如此，失敬了。」守勇道：「你在新唐做什麼？」老者道：「不瞞小將軍說，俺在新唐，蒙千歲容我，做了一個查馬軍，所以到西涼查馬。今日幸遇小將軍說起，又是千歲的親戚，俺真正有造化。」守勇道：「前面是什麼地方？」老者道：「就是新唐了。」守勇一望，心中大喜：我道新唐怎樣，原來與中華不相上下，兩國的城垣宮殿都一樣。

守勇正在觀看，只見前面許多官軍、太監擺隊行來。那老者道：「小將軍，快請迴避，前面花花公主駕來也，另日再會罷。」言猶未了，那老者就拍馬飛去。呼守勇只得迴避。公主在馬上飄然而過，守勇伏倒草內偷看了公主心裡想道：「只說中華人物豐來，難道番邦女子倒比中華更美。方才馬上的公主豈不是絕色？就是這些女侍，也有幾分姿色。正是：

休說中原有美女，誰知西番勝西施。

呼守勇看見花花公主駕已過去，就立起身來，心中想了一會，不知公主到那裡去。守勇正在那裡心焦，恰好有一隊武士經過，上前施禮道：「請教列公，今日公主何往？」一武士答道：「今日公主到桃花潭去，因潭裡出了妖怪，已經在地方上吃了些百姓，

俺國王故爾差遣公主前去看來。」守勇道：「桃花潭離此多遠？」武士道：「不過三十餘里。」守勇道：「噢，離此不遠了。」武士道：「看你這妝束打扮，不象俺新唐人士。」守勇道：「俺乃是大宋的呼家後代呼守勇也。仁宗皇上偏聽龐妃妄奏，說俺爹爹欺君傲上、心懷反意，故爾將俺全家抄斬。俺為了伸冤報仇到新唐國來。」武士道：「將軍，咱們各奔前程。」守勇道：「請了。」大家分手。

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